



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



苏力同志

1935年冬,川西北草原的晨雾裹着寒气漫到膝盖,一个瘦小身影拽着红军战士的背包带,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沼泽地上。灰布军装套在她身上像件宽大连衣裙,袖子卷三圈仍盖过小手。她叫苏力,原名张清香(小名小玉),刚满8岁,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最小的战士,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。许多年后,苏力老人笑着回忆:“走完了,我还不知道那是长征。”

1927年1月29日,小玉出生在四川青川乔庄贫农家庭,1岁丧父,7岁时因断粮断炊被妈妈卖给地主当佣人,饿肚子是常态,身上总带着地主婆打骂的伤疤。红军进村时,不少乡亲说“红军是专斗地主保护穷人的军队”。小玉攥着破衣角想:哪怕只为一口饱饭,也比在地主家强。小丫头壮起胆子,不顾一切走了十几里路,找到红三十一军被服厂,红军姐

姐见她才到成人腰际,劝她回去。第二天她再来,眼泪打转却抓着门框不走;第三天蹲在厂门口,直到女红军问她会做什么,她立刻蹦起来:“我会钉扣子!”指尖灵活穿针引线,钉的扣子又快又齐,在她的一再坚持下,终于被留下。战友们把她当亲妹妹,吃饭时都会多舀一勺粥,夜里让她睡在暖毯上。小玉总说:“参了军,我才知道啥是天堂。”

1935年3月,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,长征大幕拉开。小玉领到第一套军装,没有小号,穿在身上晃悠悠;布鞋磨破了,就跟着编草鞋。每人发一袋青稞、一袋炒面,班长叮嘱她省着吃,可她饿极了就偷偷抓一把,宿营时袋子已空了大半。班长虽然批评两句,但转头就把自己的青稞分给她大半,姐妹们也你凑我匀,从没让她饿肚子。

1935年5月,小玉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,给师长张琴秋当通信员。她激动得连唱三首红军歌。张琴秋喜欢她的机灵,行军间隙教她学文化、讲革命道理。一次宿营,张琴秋指着墙上标语问她认不认识,见她摇头,便一字一句教她念“苏维埃有力量”。张琴秋说:“小玉,苏维埃是工农民主政权,你就改名叫‘苏力’吧”。这个名字,成了她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撑。

部队准备穿越川西北沼泽时,一位大姐劝苏力:“小丫头,你走不动就回家吧,离你家不远。”苏力立刻红了眼,掀起刘海露出伤疤:“我不回!回去地主会打死我!我要和大家一起走。”

草地里只有无边沼泽,一脚踩错就陷泥潭。苏力年纪小、体重轻,腿陷进去战友一拉就出来,更多时候她拽着前面人的衣角当“小尾巴”。孩子心性难改,见草根结实就跳两下,总惹得战友急喊:“小鬼别跳!陷下去就糟了!”

夜里宿营最熬人,“地当床、天当被”,可草地的“床”下全是水,早上醒来衣服毯子全湿透,只能拧干再穿。苏力最怕掉队,睡前总抓着战友的手不放。有天晚上她走慢了,抬头已不见队伍,蹲在路边哭时,搜救队抱着她

找大部队;还有她和小战士挖野菜,姓刘的四川大哥哥跟着保护,返回时部队已出发。她走不动了,刘大哥背起她在沼泽里走,汗水浸透军装。她要下来自己走,刘大哥按住她:“别动,你还小。”夜里借着月光,刘大哥一手挽一个孩子,饿了分炒面,渴了让孩子先喝水,终于在开阔地找到大部队。苏力还没来得及道谢,刘大哥就跟着作战部队走了,之后再也没见过这位刘大哥。

一次行军,苏力丢了茶杯,开饭时想起喇嘛庙供桌上的木碗,就拿了一个用。班长见了严肃批评: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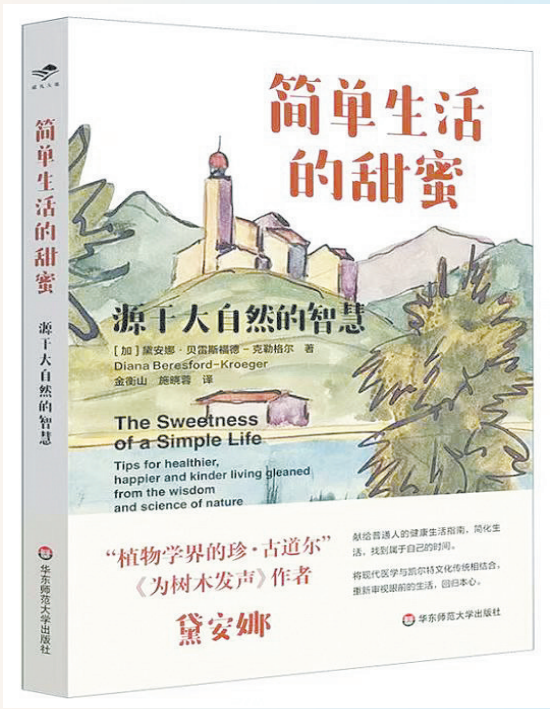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草地,部队开始爬雪山。如果说草地的难是沼泽“软刀子”,雪山的难就是寒风“硬巴掌”。从早爬到晚,脚下雪打滑,苏力干脆坐在雪上往下滑,裤子磨破也不管。山上天气多变,前一刻晴天,下一刻就刮大风、下冰雹,战士们只能互相搂着取暖。断粮时,大家挖野菜、煮皮带——把皮带烤糊再煮软,捡到牛骨头就一起炖,撒点青稞每人分一碗,不管饱不饱,都是份念想。苏力见过最揪心的场景:头天还和她分炒面的战友,第二天就没了呼吸——他们把粮食让给孩子,自己在饥寒中闭上眼。

炊事员老周背着铜锅爬雪山,半山腰一阵狂风把他连人带锅卷下山崖,战友们只能眼睁睁看着;敌机轰炸时,她躲在草洞看见一位大姐腿被炸伤,想扶却扶不动;还有次炸弹在身边爆炸,她昏过去前感觉有人扑上来,醒来时身上满是鲜血,护着她的大姐姐已经牺牲。她记不清姐姐的名字和地点,只记得那温热的血,成了一辈子的痛。

1935年秋,部队到大金川河边,只有几根铁索搭着木板,下面是湍急河水。苏力不敢站着走,趴在木板上,一手抓铁索一手往前挪,心提到了嗓子眼。部队经常走散,苏力不知道跟哪个部队,就往人多的地方钻,战士们都认识这个“红小鬼”,总给她留位置、分饭吃。

(来源:州委党史研究室)

书评



■魏世通 文/图

当下时代,信息纷繁、物欲涌动,人们终日奔走追逐,执着于占有更多、拥有更好,却在无尽的内卷与焦虑中,遗失了生活的本真与内心的安宁。加拿大植物学家、医学生物化学家黛安娜·贝雷斯福德-克勒格尔所著的《简单生活的甜蜜:源于大自然的智慧》,恰似一缕穿越林海的清风,吹散都市人心头的浮躁与困顿。这本书摒弃刻板的说教与苦行式的极简理念,以严谨的生物科学为骨,以凯尔特文化的诗意温情为韵,为深陷内耗的现代人,开出了一剂治愈心灵的良方:回归自然、剥离冗余,在与万物的温柔联结中,重拾生活质朴的甜蜜与生命本真的力量。

这是一本融合现代科学、民俗智慧与日常烟火的生活随笔集。作者从饮食、居家、健康、心灵、人际多个日常维度切入,拆解现代生活的弊端,指引人们跳出浮躁的生活模式,拥抱简单纯粹的日常。在饮食篇章中,她跳出常规养生感悟,以专业生化知识解读寻常食材的治愈力量:洋葱催人落泪的催泪因子,实则是珍贵的抗癌物质;黑巧克力中的类黄酮酚类化合物,能够养护血管、舒缓身心;一碗慢火细炖的牛骨汤,蕴藏着滋养人体关节的硫酸软骨素。同时,她直击工业化饮食的弊端,揭露加工食品中盐、糖、反式脂肪酸对身体与味觉的侵蚀,呼吁人们远离工业速食,拥抱自然本味。

在居家与健康的阐述中,作者倡导顺应四时节律、贴合自然天性的生活方式。用天然绿植、柑橘精油打理家居,以温和的自然气息安抚情绪、驯养宠物,摒弃粗暴的管控方式;坚持森林浴、亲近泥土草木,借助自然生态调节身体机能,提升免疫力。而在心灵修行篇章中,她以自身海边冥想的经历娓娓叙事,告诉我们身心松弛从不只是心理慰藉,更是不可或缺的生理需求。适度亲近自然、放空自我,能够降低皮质醇分泌,平复焦虑情绪,让紊乱的身心回归平稳状态。全书将晦涩的分子生物学知识,揉进三餐四季、草木山海的日常,让科学有了烟火温度,让平凡生活藏着治愈力量。

细读全书,仿若与一位通透睿智的自然智者静坐对谈。褪去浮华、读懂本质,我终于明白:简单从不是贫瘠的妥协,而是清醒主动的丰盛。很多人误将极简生活等同于清贫克制、被迫舍弃,实则真正的简单,是剔除欲望冗余、摆脱消费裹挟后的精准取舍。当下,无数人被消费主义的标签绑架,盲目追逐奢侈品、跟风追捧潮流,在无尽的攀比中心身俱疲。而作者用半生生活实践印证,真正的富足,从不是拥有万物,而是只留存滋养身心的人与物。放下无谓的执念,忠于本心的热爱,方能在朴素日常中品味烟火甘甜。

本书最核心的生命哲思,便是万物相连、自然治愈一切。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旁观者与征服者,而是与草木山海共生的一分子。我们的情绪起伏、身心健康,始终与阳光、泥土、森林、江海息息相关。森林中的萜烯气溶胶强健体魄,日光滋养骨骼,调节机能,泥土菌群安定心绪,这些经过科学佐证的自然力量,是最纯粹的治愈良药。现代人的孤独、焦虑与内耗,本质是与自然的彻底割裂:我们囿于钢筋水泥的牢笼,沉迷于虚拟屏幕的世界,渐渐看不见四季流转、听不见草木风声,最终在封闭的生活里耗尽温柔与底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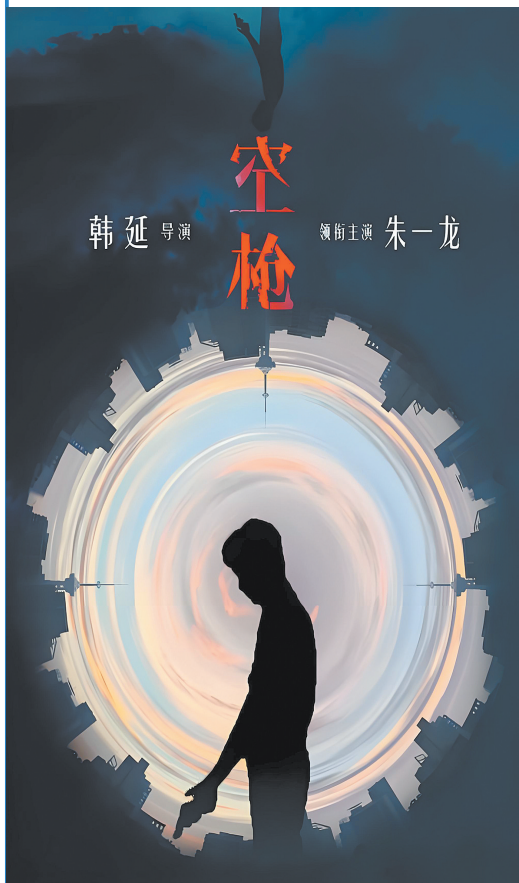
难得的是,作者实现了科学理性与人文诗意的完美交融。身为科研学者,她能精准剖析植物生长机理、人体代谢规律,以专业知识拆解生活真相;身为凯尔特文化传承者,她心怀敬畏,读懂草木的生长信号,读懂民俗风物的深层寓意,以温柔诗意丈量世间万物。这份柔軟的悲悯与敬畏,藏在书中的细节里:不用暴力惩戒宠物,巧用化学原理温柔引导;收集畜禽毛发为飞鸟筑巢,以微小善意守护生灵。跨越物种的温柔,正是“万物共生”最动人的诠释。

《简单生活的甜蜜》从不是脱离现实的田园空想,而是一套可落地、有温度的生活指南。生活最好的状态,从来不是繁花满目、万般皆有,而是删繁就简、安稳自在。愿我们都能怀揣科学的清醒与诗意的温柔,走出浮躁喧嚣,奔赴草木山海。在自然深处安顿身心,在简单日常沉淀自我,聆听万物回响,活出纯粹、从容、甜蜜的人生。

草木深处的生命回响——读《简单生活的甜蜜》有感

命运的扳机谁来扣动

——观电影《空枪》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■李全伟/文

八月夏夜,我于广州影院观看犯罪影片《空枪》。导演韩延以往作品多于绝境中描摹人间温情,而《空枪》跳出固有风格,直面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恶念。影片开篇,主角万梓强持枪抵头、五次扣动扳机的震撼镜头,瞬间抓住观众心神,铺展开一场关于欲望、抉择与宿命的深度叩问。

影片上映后口碑票房双丰收,开画便斩获五千万票房,双购票平台高分加持。以“空枪”

为核心意象,影片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躁动蓬勃又充满乱象的时代,剖开时代洪流里个体的挣扎与沉沦,让观众在紧凑凌厉的剧情之外,对命运与规则生出深刻反思。

时代的底色,永远是无数个个体命运的叠加。万梓强俄罗斯轮盘赌五次空枪的侥幸,让他滋生出“天命眷顾”的虚妄认知。一句“我帮你们问问老天”的狂妄,成为他此后所有铤而走险的借口,将肆意作恶曲解为顺应天意,在自我麻痹与偏执中一步步迷失本心。

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菠萝油,是极具烟火气的命运符号。它是万梓强初赴香港的果腹之食,见证他底层打拼的开端;也是他与警察亢宏刚对峙博弈的媒介,藏着试探与挑衅。一枚廉价的市井点心,完整映照出这名南下打工仔为挣扎求生、野心膨胀到彻底沉沦的人生轨迹,也是那个淘金时代,无数逐利者的真实缩影。

双雄对峙的双线叙事,让影片的人性张力拉满。刑警亢宏刚背负过往创伤,曾因一时疏忽酿成大错,这份执念与愧疚,贯穿了他所有的追凶之路。他的坚守与果敢,诠释了正义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荣光,而是背负伤痕依然坚守底线的担当。与此同时,富商陈辉延三十年身份反转,从昔日亡命绑匪变为坐拥财富的资本大佬,巨大的身份反差,赤裸揭露了资本的冰冷与人性的贪婪。一众鲜活立体的角色,拼凑出一幅九十年代的都市欲望浮世绘。

影片用极具冲击力的镜头语言,放大了时代的癫狂与人性的极致。万梓强身绑炸药孤身谈判、雨夜街头癫狂起舞的画面,将亡命之徒极致的荒诞与偏执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豪宅对峙中“宁死不做打工仔”的嘶吼、张口索要二十亿赎金的癫狂,撕开了阶层壁垒的残酷,也

将人性无尽的欲望具象化。

细腻的年代细节,让整部影片真实可感。街头的流浪书法家、餐厅里的暗流博弈、此起彼伏的BP机声响、录像厅的斑驳雪花画面,诸多市井烟火细节精准还原了九十年代的时代风貌。全粤语的对白设定,更贴合地域时代背景。演员朱一龙苦练粤语的艰辛,亦是一种隐喻:所有异乡人的扎根之路,从来布满荆棘,代价重重。

影片的结局褪去俗套的胜利狂欢,满是宿命的沉郁与克制。万梓强最终伏法,亢宏刚默然转身,蒙太奇的镜头交织出赌徒的沉沦与正义的坚守。正如观众所言:“枪可以空,法律不会空。”一时的侥幸空白,终究抵不过法理的公正,欲望催生的癫狂,终将反噬自身。

“空枪”二字,是整部影片的靈魂。五次空枪,是物理意义上的无弹,更是一个时代集体性的侥幸幻觉。无数人笃信运气、追逐捷径,误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,在欲望的深渊里越陷越深。空枪是馈赠,更是警示:运气从不会常驻,心存侥幸、肆意越界,终会等来命中注定的审判。“命由我作,福自己求”,古语道尽人生真谛,反观万梓强以恶求利、以赌博搏的一生,更凸显了选择决定命运的人生底色。

描摹“人怎么活”的生命三部曲,到探寻“人怎么死”的《空枪》,韩延完成了创作视角的进阶。影片以精良的制作、深刻的内核,复刻了那个遍地机遇也遍布陷阱的特殊年代。

影片的价值早已超越银幕本身。当下观众将主角的侥幸宿命,对标职场、创业、股市中的幸存者偏差,让影片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。人人都曾有过“赌一把”的冲动,有过侥幸获利后的膨胀。而《空枪》最终告诉我们:人生从无常恒的幸运,命运的扳机,从不在老天手中,而在自己每一次取舍与抉择之间。